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斷鴻零雁記 第二十章

余目送靜子珊珊行後，喟然而歎曰：「甚矣，柔絲之絆人也！」余自是力過情瀾，亟轉山腳疾行。漸前，適有人夫牽空車一輛，余招而乘之，逕赴車站。購票訖，汽車即發。二日半，經長崎，復乘歐舶西渡。余方豁然動念，遂將靜子曩日所媵鳳文羅篋之屬，沉諸海中，自謂憂患之心都泯。

更二日，抵上海，余即日入城，購僧衣一著易之，蕭然向武林去，以余素慕聖湖之美，今應順道酬吾夙願也。既至西子湖邊，盈眸寂樂，迴絕塵寰。余復泛瓜皮舟，之茅家埠。

既至，余捨舟，肩挑被席數事，投靈隱寺，即宋之問「樓觀滄海日，門對浙江潮」處也。余進山門，復至客堂，將行李放堂外左邊，即自往右邊鵲立。

久久，有知客師出問曰：「大師何自而來？」

余曰：「從廣州來。」

知客聞言欣然曰：「廣東富饒之區也。」

余弗答，摩襟出牒示之。知客審視牒訖，復欣然導余登南樓安息。余視此樓頗廣，丁方可數丈，樓中一無所有，惟灰磚數方而已。

迄薄暮，齋罷，余急就寢，即以灰磚代枕。入夜，余忽醒，弗復成寐，又聞樓中作怪聲甚厲。余心驚疑是間有鬼，慘慄不已，急以絨氈裹頭，力閉余目，雖汗出如瀋，亦弗敢少動。漫漫長夜，不勝苦悶。天甫遲明，聞鐘聲，即起，詢之守夜之僧，始知樓上向多松鼠，故發此怪聲，來往香客，無不驚訝云。

晨粥既畢，主持來囑余曰：「師遠來，晨夕無庸上殿，但出山門掃枯葉柏子，聚而焚之。」

余曰：「謹受教。」

過午，復命余將冷泉亭石腳衰草剔淨。如是安居五日過已，余頗覺翛然自得，竟不識人間有何憂患，有何恐怖。聽風望月，萬念都空。惟有一事，不能無憾：以是間風景為聖湖之冠，而冠蓋之流，往來如鯽，竟以清淨山門，為凡夫俗子宴游之區，殊令人弗堪耳。